補紅樓夢/第二十五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二十四回　林如海升任轉輸王　王熙鳳歸還太虛境

補紅樓夢
第二十五回　賈探春榮歸寧父母　薛寶釵雪夜擬詩題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二十六回　王夫人復作消寒會　賈探春重徵詠雪詩

話說當下鴛鴦席上，先是鴛鴦擲了個「花園唸經」出來。迎春便笑道：「杜將軍不是唸經之人，花園又不是唸經之地，該罰三大杯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將軍就不可以唸經的麼？放下屠刀還立地成佛呢麼！」迎春道：「才擲起不要講究，你喝了，好讓下家擲的。」於是，鴛鴦喝了三杯。下該迎春，擲的是「西廂燒香」，因道：「老夫人原可以燒香，但西廂不是燒香之地，我罰兩杯就是了。」下該秦可卿，擲的是「僧房寄柬」。迎春道：「崔鶯鶯不是寄柬之人，僧房寄柬更大不該了，要罰五大杯。」尤二姐笑道：「鶯鶯都跑到僧房裡去寄柬，真不成個鶯鶯了，五杯還罰的少呢！」秦可卿喝了五杯。下該金釧，擲的是「僧房唸經」。迎春道：「你是老和尚，啊！擲出本色來了。」

大家公賀了一杯。下該晴雯，擲的是「西廂操琴」。迎春道：

「操琴不是紅娘的事，罰兩杯罷。」下該尤二姐，擲了個「蕭寺賴婚」。迎春笑道：「賴婚是老夫人，怎麼張君瑞倒自己賴婚來麼？要罰三杯。」

下又該鴛鴦，擲了個「僧房滅寇」。迎春道：「僧房到底與蕭寺有別，只罰一杯罷。」下又該迎春，擲了個「中堂操琴「，因道：「我再罰兩杯罷。」下又該秦可卿，擲了

個「花園燒香」。迎春道：「這回擲了個本色出來了。」秦可卿笑道：

「我先一個人喝了五杯，這會子你們五個人只喝五杯，還是我不上算呢。」下該金釧，擲了個「花園滅寇」。迎春笑道：「花園不是滅寇之地，老和尚又不是滅寇之人，罰三杯罷，還便益了你呢！」下該晴雯，擲了個「僧房賴婚」。迎春笑道：「紅娘不是賴婚的人，況在僧房裡，越發大不合了，也要罰五杯呢！」晴雯笑道：「小蓉大奶奶他做鶯鶯，偏生我又做紅娘。

總是不該做這兩個人的好，做了這兩個人就罰的酒多了。」迎春道：「『老和尚花園寄柬』，也是要罰五杯的。擲的好，就罰的少了。」晴雯喝了五杯。下該尤二姐，擲了個「西廂操琴「。迎春道：「這個就好了，雖然不是本色，卻不罰酒呢。」

說著，只聽那邊席上，一齊喧笑起來。迎春忙問：「你們那邊怎麼了？」香菱道：「璉二嫂子他擲了個『美人靈鷲放舟『。那美人不是放舟的人，靈鷲又不是放舟之地，況且，美人也不應到靈鷲去，該罰五杯酒。他說連地府裡他都去過了，為什麼靈鷲就去不得呢？他要往那裡去，不走旱道兒，叫個船去有什麼使不得呢？林姑娘說靈鷲是山名，那山上怎麼行船啊？

這一句把璉二嫂子問住了，所以我們都笑起來了。你們這邊倒沒人賴呢！」迎春道：「也有人要賴呢，理上說不過去，就賴不成了。」因道：「酒也夠了，大家吃飯罷。」

於是，都吃了飯，漱口已畢，散坐吃茶。大家又說了一會閒話，鴛鴦、秦可卿、瑞珠三人歸到「癡情司」住去，鳳姐、尤二姐、尤三姐三人歸到「薄命司」住去，妙玉還到警幻宮裡住去，迎春還回赤霞宮住去，香菱、黛玉、晴雯、金釧仍在絳珠宮住，暫且不題。

卻說探春在江西布政司署內，生了一女取名照乘。這邊巧姐生了一子名喚瑞哥。兩個恰是一天生的。其年賈蘭也生了一子取名祥哥，邢岫煙也生了一子名喚順哥，薛寶琴也生了一子名喚春林。賈琮娶了平原侯之孫、世襲二等男蔣子寧之女為妻，還在賈赦那邊居住。甄寶玉升了翰林院侍讀學士。賈蘭升了邢部員外郎。這年鄉試發榜，賈藍中了第九十六名舉人，李嬸娘子中了第一百二十三名舉人，兩處皆有報子到來。

賈藍迎了舉回來，先到宗祠內磕了頭，然後到榮寧兩府拜了眾人，又磕頭，定然請

了賈璉、賈環、賈蓉並平兒等家去。

他家裡內外也擺了幾席酒筵，乃是賈琮、賈薔、賈芸、賈芹、賈菌並各親友等人，熱鬧了一天。平兒等至晚方回。

一日，賈蘭下了衙門回來，便來回賈政、王夫人道：「今兒衙門裡有信，三姑老爺內升了刑部侍郎了，大約不過三四十天，就可以到京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周姑爺的官運就很好，通共幾年的工夫，倒升了侍郎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憐三姑娘，自從嫁出門去，多在外少在家。這會子，又快回來了。明兒還是內升罷，不做外任就好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做官是在皇上的意思，這說不定的，明兒再放了督撫呢，能夠不出去嗎？探丫頭雖然這麼樣，到底是他的福命好，還有什麼說呢！你都不知道為國忘家嗎？」於是，家中總盼望著探春回來。■瞬息光陰，早到了十一月初間。這日午後，周姑爺到了家中。衝早陛見之後，便拜了本部同寅，然後到賈府拜見賈政、王夫人等，談了半天別後事情，留了晚飯方回。次日，賈政等回看賀喜，並接探春回家。又過了一日，探春方才回來，先見了王夫人請了安，然後與眾人相見。傅秋芳也來拜見磕頭，探春忙拉住了，隨教取出一對金花，一套刻絲尺頭答賀姪媳。傅秋芳過來謝了。奶子抱了妞兒照乘過來，王夫人問道：「他是七月幾時養的？」探春道：「是七月初一日養的，這會子四個月了。」平兒道：「這不同巧姑娘的瑞哥兒，是一天生日了麼。他是早上養的，姑奶奶是什麼時候生的呢？」探春道：「是辰時。」平兒道：「這也差不多的時候兒。我們小蘭大奶奶也養了一個哥兒了。明兒這些親戚家的人都來齊了，哥兒、姐兒有十四五個了，做個『孩子會兒』倒有趣兒呢。」說著，桂哥、蕙哥、鬆哥都來了，一齊跪了給探春請安。探春笑著，連忙拉起他們來，道：「好孩子，一個賽似一個兒的，都很好。」奶子又抱了祥哥兒來了，探春便抱了祥哥兒過來，又說：「桂哥兒都長了恁麼長了，他們都是四歲的了，鬆哥兒小一歲呢。我倒去了三年了，日子也快的很呢。」

王夫人因探春又去了幾年才得回來，要留住到年才許回去，便搬在園子裡怡紅院，與寶釵同住。晚上探春說起，「去年薛大哥在揚州運司衙門，帶了老爺書來，我問問他才知道些家裡的事情，留薛大哥住了沒幾天，恰恰又升了，要往江西去了，就不能多留，趕著寫了這裡的稟啟，就料理要動身了」。寶釵道：「我哥哥回來說，多謝妹妹、妹夫的情義是了不得的，又給他脫銷了貨，又多賺了錢，又省了力。他還沒知道妹妹回來呢，我明兒教他到府上去道謝。」探春道：「親戚家，這算什麼了，又值得道謝。」

寶釵道：「誰稀罕謝嗎？不過各盡一點兒心罷了。我哥哥回來的時候，離家沒兩三

天路，路上又鬧出個大亂兒來，性命又幾乎送掉了呢！」探春道：「那是怎麼著了？我看薛大哥近來比頭裡好了許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回雖然不像上回是他胡鬧，鬧出大禍來，到底也還是他自己不好的緣故。他未出門之先，把這裡頭的家人鮑二復娶的女人多姑娘，弄了家去做小。

這鮑二因頭裡攆了出去，便勾合了周瑞的乾兒子，約了一起強盜，趁老太太出殯的時候，弄了上房多少東西去。周瑞的乾兒子被包勇打死了。報官緝捕，這鮑二雖沒露出贓證，卻懼禍遠[illegible]了好幾年了。所以他女人流落為娼，我哥哥是在錦香院裡娶來的。想必這鮑二又私下回來了，因不見了他女人，察訪出來是在我哥哥家裡，又打聽實了我哥哥在外做買賣的路徑。故此又約了幾個強盜，在路上坊子裡劈門進去，那伙人叫出鮑二的名字來，他拿刀就要殺我哥哥。那時虧了坊子裡柳二爺在那裡，他把這幾個強盜都殺了，才救了我哥哥。柳二爺是和你二哥哥一起來的。你二哥哥還在旁邊看著傻笑呢！」

探春道：「這麼說，薛大哥會見二哥哥的了！」寶釵道：

「那時我哥哥都嚇死了。我們張伙計出來，他原認得他們兩個人的，便與柳二爺作揖；那柳二爺他說並不姓柳，我們還有事去呢，趕忙就和你二哥哥連夜走了。我們張伙計不能強留，及至我哥哥醒了，他們都去了好遠了，急的我哥哥跳腳大哭了一場。這是他回來告訴我的。」探春道：「我記得薛大哥頭裡在路上也聽見是遇了強盜，虧了柳二爺救的。後來柳二爺因尤三姑娘抹了脖子就出家去了。原來我二哥哥出家，也是和他在一塊兒的。這會子又是他來救了薛大哥，雖然是他們生死有緣，這麼看起來，他們竟有些道理呢！若論出家人就不該殺人，二哥哥在旁邊傻笑，也不是出家人的行為。況且，出家人怎不在庵觀寺院裡住，反到坊子裡來歇宿，殺人之後又連夜走了，這可不是事非無因麼！」

寶釵道：「我也曾問來，都說是俗家打扮並非僧道呢！我聽見了我哥哥告訴了我這一番話，第二天襲人便回來了，他上年錯把甄寶二爺認作你二哥哥，那甄寶二爺是因趕不進城，又值下雪，在他那裡借住的。後來他想起你二哥哥是做了和尚的，怎麼錯認了人呢？他也回來告訴過我的。不想前兒，甄寶二爺又同了個姓柳的到他那裡去，說上年給他那裡借宿，今兒特來道謝的，送了襲人兩把扇子。襲人便拿來給我看，原來這甄寶二爺，又是你二哥哥了，襲人又錯認了。你二哥哥和柳二爺是救了我哥哥，就同到襲人家去的，總是在那一兩天裡頭的事。

那兩把扇子，一把是給襲人的，一把是給我的。」因叫紫雲把扇子取來，道：「三妹妹，你是個明白人，看看這扇子評論評論。」

探春打開扇子，細細看了一遍，道：「他說『歸楊歸墨總無情』，可見非僧非道了，或是從前做過僧道，這會子並非僧道了。『此日無顏可對卿』這句，還只算是謙語，看他這些行為，與先前大不相同了。士隔三日，尚且當刮目以相待，何況他已出去了好幾年了，皇上恩典已封了他文妙真人。這會子是真人不露相，並非無顏可對呢。姐姐享盡了四十年之福，便同歸仙境，諒來也不是假話。太太為二哥哥出了家，也不知哭了多少。你該把這扇子送給老爺、太太看看去，也教老人家喜歡喜歡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怕招得太太又傷起心來，我並沒去告訴過。況且，我也總還不大信。」

探春道：「頭裡亂紛紛的各處找尋，我原說過是不中用的。

這會子揆情度理，卻與頭裡竟大不相同了。我才聽見救薛大哥這一番，就說事非無因，再把襲人的事一想，更可知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前兒把扇子給四妹妹看了，他還說的奇怪呢。並且泄漏天機，還鑿鑿可據呢。你明兒問他，便知道了。」探春道：

「我才剛兒也沒和他大說什麼，看他還是那麼樣麼？」寶釵道：

「我卻也不知道什麼，聽見說他的道力很進了呢。」探春道：

「我明兒到他那裡談談去，就試試他的學問怎麼樣？」說著，收拾歸寢。

到了次日，探春便和寶釵到櫳翠庵中來，與惜春談了一會寶玉的事情，又說了一會閒話。因抬頭看見傅秋芳畫的「天女散花圖」，因道：「這幅畫是和寶姐姐那裡的『移居圖』一起畫的麼？這小蘭大奶奶的筆墨，竟比四妹妹的高些呢。」惜春道：「我因為畫的學而不成，就總不畫了。他比我的畫高多著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小蘭大奶奶他倒喜歡講究畫呢，連他的丫頭秋水，都會畫的，並且詩也做的很好，我前兒也看見過他幾首。

「探春道：「自從林姐姐死了，史大妹妹他們都去了，就總不興頭了。想起從前做詩起社來，那還是我起的頭兒呢。咱們明兒把史大妹妹接了來，橫豎他也是一個人在家裡納悶，倒還是在這裡來散散兒的好呢！等他來了，我再領個頭兒起社好不好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三妹妹，你倒還這麼興頭，便是史大妹妹來了，也沒幾個人呢！不如把我們二

嫂子邢妹妹索性也請了來，到底人多些。」探春道：「那更好了，四妹妹明兒也要算你一個人呢。」惜春搖頭道：「我的詩自來不濟，就和畫是一樣的，詩畫總不講了久矣，把筆硯都焚棄了，只有個棋還丟不掉，或者還可以下一兩盤就是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小蘭大奶奶他除作詩畫畫之外，無事就是到這裡來對著，他倒是時常來的呢。」

於是，探春便來向王夫人說了，教人到兩處去接。王夫人道：「往常老太太在日，年年這時候請人作『消寒會』，自從老太太不在了，就總沒做過。咱們明兒也做個『消寒會兒』，索性把巧姑娘也接了來玩幾天兒。巧姑娘也會唸書寫字兒的，我聽見說他很聰明，想諒也會作詩罷。」探春道：「正為人少呢，有巧姑娘來更好了。」於是，打發人到各處去接，俱回說明日早來。

這晚彤雲密布，北風凜冽，早紛紛的下起大雪來了。探春向寶釵道：「可記得那年子下雪，在蘆雪亭聯句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怎麼不記得，那時候雲妹妹他們還自己燒鹿肉吃，平兒姐姐還不見了一隻金鐲子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倒是下雪兒有趣呢。

明兒就以詠雪為題。」寶釵道：「單詠雪，題目太泛了，就不得有什麼好詩呢。」探春道：「也像上回菊花詩，分出次序來，也擬他十二個題日，即如：看雪、踏雪、臥雪、煮雪之類，皆可以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這都好，還有積雪、霽雪、春雪、聽雪也都可以。」探春道：「咱們就先寫出來看，開首是『欲雪』使得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很好，『欲雪』之後便是『大雪』，然後是『看雪』、『聽雪』。」探春道：「這是四個了，底下是『積雪』、『霽雪』、『踏雪』、『臥雪』，還有『立雪』可使得麼？」寶釵道：「『立雪程門』怎麼使不得呢？『立雪』之後就是『煮雪』、『春雪』，有了多少了？」探春道：「有了十一，還少一個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再以『殘雪』結尾就是了。「探春道：「好，就是這麼樣，這詩要作七絕，任憑每人不拘幾首，便十二首全做也可。還要想個題目出來，要作五律一首，梅花詩太熟了。寶姐姐，你想想看，有什麼好題目？」寶釵道：

「何不詠即景，就以『消寒會』為題呢？」探春拍手道：「好的很，就是這麼樣。」因問外頭「雪還下麼？」文杏道：「還下呢，地上已有二三寸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再一夜過來，這雪就很好看了。」於是，收拾歸寢。

次日，一早起來，小蟬進來回說：「雪已住了，地上都堆了有七八寸厚了。」探春見窗紙上已照得徹亮，因問道：「出太陽了麼？」小蟬道：「還沒出太陽，是雪照的亮，

走出外頭去都亮的射眼呢。」探春、寶釵梳洗已畢，李紈、馬氏早同了傅秋芳過來。寶釵道：「你們好早啊！」李紈道：「今兒是『消寒會』，又是這麼好雪，我多早晚就起來了。史大妹妹他們都要來了，你這會子還說早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才剛兒說三妹妹是見雪歡。這會子，連你也是這麼樣，就怪不得了。」馬氏笑道：「大嫂子，你看寶二嫂子他說你是見雪歡呢！」李紈笑道：「咱們都是一樣的妯娌，我見雪歡，他也是這麼樣。」

探春道：「大雪兆豐年，為什麼不喜歡呢？」李紈道：「你今兒起社，我是不大做詩，只好看高興，不過一半首兒。倒還是讓我主壇，評論評論次第罷。「說著，人回：「巧姑娘來了，在太太那裡呢，請奶奶們都上去罷。」

於是，眾人都到王夫人上房來，只見巧姐兒來了，平兒已在那裡。接著，史湘雲也來了，大家相見已畢，坐下吃茶。王夫人道：「我今兒特請你們過來，也學老太太做個『消寒會兒『，也沒什麼外人，再教人把姨太太請來。少刻就在暖香塢那裡賞雪，你們就在那裡收拾下兩間屋子，住幾天逛逛去。我們三姑娘要和你們做詩呢！」史湘雲道：「我想起頭裡起社做詩來，那還是三姐姐起的頭兒呢！這會子還這麼興頭，你再起個社罷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告訴你罷，題目都擬的現成的了。」

湘雲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先把題目說說我聽呢，咱們就早些去做罷了，還等什麼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知道你這個詩瘋子，是聽見不得的。你且莫急，人還沒來齊呢！」說著，邢岫煙也來了，大家相見過了。王夫人問：「暖香塢可收拾停當了麼？」

底下人回那裡都已預備齊了。王夫人便道：「你們就都先到那裡去坐罷，我等姨媽來了，再一起過來。」

李紈等答應了，便大家都到園子裡來。進了暖香塢，只見裡外皆是大銅火盆籠著火，玻璃窗裡映著園裡雪景，甚是好看。

外面廂房裡，婆子們預備茶水伺候。探春道：「筆硯還不夠使呢，我們共算幾個人要使？」史湘雲道：「不用這麼累贅，你只教他們多拿幾副來就是了。」於是，探春教伺候的丫頭們又去取了幾副筆硯來。

探春便把擬的詩題黏在壁上，大家觀看。湘雲道：「詩題就好，我做這《欲雪》、

《聽雪》、《立雪》、《臥雪》四首罷。」因取筆，把這四題下注上「湘」字。邢岫煙道：「我做這《霽雪》《殘雪》罷。」因也取筆，注上「岫」字。寶釵便把《看雪》、《踏雪》、《煮雪》、《春雪》四題，注上「釵」字。巧姐道：

「還有《大雪》、《積雪》兩個題目了，這讓我來混謅罷。二嬸娘，給我注上罷。」玉釵便注了「巧」字。李紈道：「我單做《消寒會》一首五律，這個我就不做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小蘭大奶奶還沒注，就十二首全做也使得，不拘揀幾首做也使得，那就不用注了。我是也不注，橫豎隨便做幾首罷。那一個題目是要每人一首的。」於是，七個人各自舒紙磨墨，拈筆起草。平兒、馬兒盾了他們支頤構思，閉目作想，點頭搖足，負手抱膝，各樣不同，因笑道：「還是我們不會的倒好，免了煩心。」便同到窗下來看外面雪景。

不一時，薛姨媽來了，邢夫人也帶了蔣氏來了，那邊尤氏也帶了胡氏來了。王夫人便同到暖香塢來，大家相見已畢。人回擺飯，當下薛姨媽、邢夫人、王夫人、探春、巧姐一桌在裡邊坐。王夫人道：「今兒也沒甚外人，我們在裡邊坐了，你們在外邊也不用過來伺候，晚上也是這麼樣罷。」於是，外邊平兒、馬氏、蔣氏、胡氏、傅秋芳坐了一桌，邢岫煙、史湘雲、尤氏、李紈、寶釵坐了一桌。少頃飯罷，未知眾人詩成是怎麼樣，且待下回分解。